

随笔

冬日的天空

冯骥才

每每到了冬日,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岁月。年是冬日中间的分界。有了这分界,便在年前感到岁月一天天变短,直到只剩无多。过了年忽然又有大把的日子,成了时光的富翁,一下子真的大有可为了。岁月是用时光来计算的。那么时光又在哪里?在钟表上,日历上,还是行走在窗前的阳光里?

窗子是房屋最迷人的镜框。节候变换着镜框里的风景。冬意最浓的那些天,屋里的热气 and 窗外的阳光一起努力,将冻结玻璃上的冰雪融化;它总是先从中间化开,向四边蔓延。透过这美妙的冰洞,我发现原来严冬的世界才是最明亮的。那一如人的青春的盛夏,总有阴影遮蔽,葱茏却幽暗。小树林又何曾有这般光明?我忽然对老人这个概念生了敬意。只有阅尽人生,脱净了生命年华的叶子,才会有眼前这小树林一般明澈。只有这彻底的通透,才能有此无边的安宁。安宁不是安寐,而是一种博大而丰实的自享。世中唯有创造者所拥有的自享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。

朋友送来一盆“香棒”,放在我的窗台上,说:“看吧,多漂亮的大叶子!”这叶子像一只只绿色光亮的大手,伸出来,叫人欣赏。逆光中,它的叶筋舒展着舒畅又潇洒的线条。一种奇特的感觉出现了!丰寒占据窗外,丰腴的春天却在我的房中怡然自得。自从有了这盆“香棒”,我才发现我的书房竟有如此灿烂的阳光。它照进并充满每一片叶子和每一根叶梗,把它们变得像碧玉一样纯净、通亮、圣洁。我还看见绿色的汁液在通明的叶子里流动。这汁液就是血液。人的血液是鲜红的,植物的血液是碧绿的,心灵的血液是透明的,因为世界的纯洁来自于心灵的透明。但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说自己纯洁,而整个世界却仍旧一片混沌呢?我还发现,这光亮的叶子并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,而是为了证实阳光的明媚、阳光的魅力、阳光的神奇。

冬日里,太阳环绕地球的轨道变得又斜又低。夏天里,阳光的双足最多只是站在我的窗台上,现在却长驱直入,直射在我北面的墙壁上。一尊唐代的木佛一直伫立在阴影里沉思,此刻迎着一束光芒无声地微笑了。阳光还要充满我的世界,它化为闪闪烁烁的光雾,朝着四周的阴暗的地方浸染。阴影又执着又调皮,阳光照到哪里,它就立刻躲到光的背后。而愈是幽暗的地方,愈能看见被阳光照得晶晶发光的游动的尘埃。这令我十分迷惑:黑暗与光明的界限究竟在哪里?黑夜与晨曦的界限呢?来自于早醒的鸟儿第一声的啼叫吗……这叫声由于被晨露滋润而异样得清亮。但是,有一种光可以透入幽闭的暗处,那便是从音箱里散发出来的闪光的琴音。鲁宾斯坦的手不是在弹琴,而是在摸索你的心灵;他还用手思索,用手感应,用手触动色彩,用手试探生命世界最敏感的悟性……琴音是不同的亮色,它们像明明灭灭、强弱弱弱的光束,散布在空间!不同的旋律片断好似一些金色的鸟,扇着翅膀,飞进布满阴影的地方。有时,它会在一阵轰响里,关闭了整个地球上的灯或者创造出一个辉煌夺目的太阳。我便在一张寄给远方的失意朋友的新年贺卡上,写了一句话:你想得到的一切安慰都在音乐里。

冬日里最令人莫解的还是天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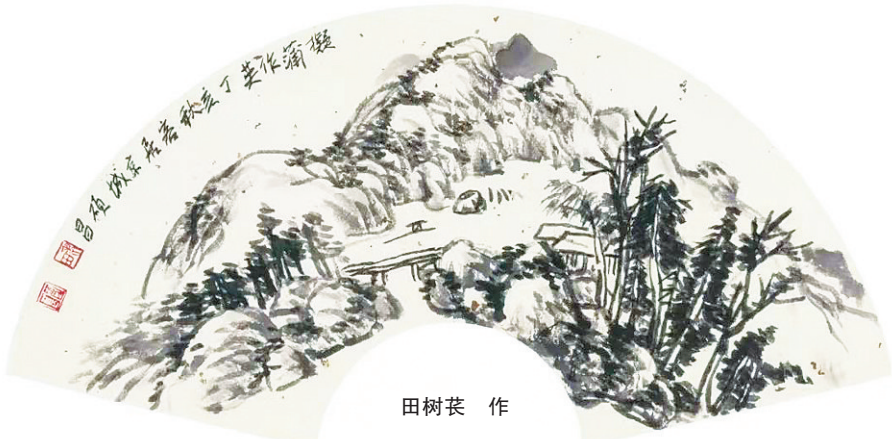
盛夏里,有时乌云四合,那即将被峥嵘的云吞没的最后一片蓝天,好似天空的一个洞,无穷地深远。而现在整个天空全成了这样,在你头顶上无边无际地展开!空阔、高远、清澈、庄严!除去少有的飘雪的日子,大多数时间连一点点云丝也没有,鸟儿也不敢飞上去,这不仅由于它凛冽寥廓,而是因为它大得……大得叫你一仰起头就感到自己的渺小。只有在夜间,寒空中才有星星闪烁。这星星是宇宙间点灯的驿站。万古以来,是谁不停歇地从一个驿站奔向下一个驿站?为谁送信?为了宇宙间那一桩永恒的爱吗?

我从大地注视着这冬天的脚步,看看它究竟怎样一步步、沿着哪个方向一直走到春天?

回味

苦味

鲍尔吉·原野



田树芪 作

在山上,找一块干净的土,往下掏一尺取一捻放在嘴里尝,品不出什么味道。用李时珍的笔法,可写为“土性平、无味、生育万物”。

我尝这捻土,心想土里到底有什么,让甘草那么甜,让黄连那么苦?土里一定百味聚集,不同的庄稼、植物从其中提取了不同的味道。生嚼高粱米,微甜有一点涩。嚼玉米,甜。嚼青草干脆的甜。高粱玉米的秸秆都甜,玉米的秸秆略带一点点臊味。生茄子甜,黄瓜清香。西瓜香瓜不用说了,甜是它们的本职工作。树上结的苹果和梨和枣都甜。由此说,大地所储存的营养,以甜为主。可是,草药为什么聚集那么苦的苦呢?大地有甜的怀抱,也有酸辛、有苦情、草药把苦长在自己身上。

大地怎么不苦?世上唯有大地最艰辛,日晒风吹,洪水冰雹都倾泻在大地的怀抱。地被冻过三尺,被涝过三尺,世上从未停止劳动的并不是人,而是大地。大地的苦情,高粱玉米不懂,苹果和桃更不懂,懂大地的只有草药。苦是什么?是执拗,是抓住你不撒手,是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,是心头化不开的恨,是沉潜向下的哀怨。苦进了人的嘴里像进了蛇蝎,嚼不得,咽不得。苦只是一个比喻,人把生活的所有艰难用这个味觉的词汇形容之:苦。

中医认为苦可清肝火、明目。按天人合一的观点,人的身体也堪与大地相配伍。地产百味,人吸纳百

感悟

弹弹钢琴

张朝曦

排练结束,与乐队朋友们去长风街餐馆小酌。地铁站大厅放着钢琴,过往乘客耐不住技痒弹几曲,水平参差不齐,但都开心。我们的乐手明显技高一筹,又有同伴操起各自乐器合奏,形成一次音乐快闪。这个快闪没有“预谋”,很自然,引得乘客围观鼓掌,不少人举着手机录像拍照。一曲终了,我们拉下口罩,露出本来面目,张扬一番。当晚网上传播,好评如潮,夸我们,夸地铁,夸黄河琴行,说我们提升了太原的文化品位,我心说那是那是。

元旦前,我和朋友相约去广场南的大酒店吃自助餐,发现座位旁有钢琴,三角白色的,想弹弹助兴。服务员说弹琴要收费,八百元,我装傻充愣:“谁给谁八百?”服务员晓得我在明知故问,也就所答非所问:“这是德国定制,很贵重。”我一口口地呷着啤酒,欣赏着不出声的钢琴,有几件钢琴往事浮现。在奥地利维也纳下榻酒店,早餐时,见餐厅有钢琴,我面无愧色地过去弹奏《歌唱祖国》,角落里有位中国游客听出来了,告诉同伴,“你们听!这是中国歌曲。”他们

激动中走过来看究竟,我告诉他们,我是中国太原的,他们说,你也够胆肥的,敢在维也纳弹钢琴。

美国加州都柏林附近有个小镇,经常在周日于街道两侧举办旧货市场,有钢琴,而且很古老。买不买都可以弹弹,我又弹了《歌唱祖国》,老外们听不出是什么,也鼓掌了,这是出于礼貌,我懂。

七岁的外孙女在学钢琴,越弹越好了,老师是俄罗斯人,她学琴路子是科班。无奈天各一方,只能是她发来弹奏视频,我在电视屏幕上播放,操着小提琴跟着合奏。真想祖孙俩在长风街地铁站或加州小镇合奏,为当地添一文化小景。

刚退休时,跟朋友们喝咖啡,角落里有人弹奏钢琴。我叫过老板来,向他建议,我们的这支小型管弦乐队与钢琴是绝配,必然成为太原奇葩。老板说我的创意很好,不过,这里只雇三十岁以下的女乐手。

十几年前出差西安,晚上在酒店跟西安同学聊天,出去闲逛的同事们回来说,街头公园的合唱音乐会比太原水平高,特别令人激动的是,西安人竟然把钢琴也拉来抬到台上。别说现场感受了,就是听同事讲,我都血脉偾张。

就想,再有机会前往西安,街头钢琴再度响起之时,我们小乐队一定跟他们会师,以钢琴为媒,结秦晋之好。

纪实

当久旱之时,天降人造甘霖,我们不应忘记,这里有他的一份贡献。当电子计算机在中国还被看得非常神秘时,他就大力推动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气象预报。他的同事们说,“赵九章是海、陆、空全管。”

他以渊博的学识,在地震、地理、气象、卫星应用等多方面取得了许多突出成就,并培养了大批人才。

关于他,可以记叙的太多,太多!而最应当浓墨重彩描绘的,就是他对中国人造卫星的贡献了。

赵九章是中国最早提出要搞人造卫星的科学家。1955年,美国人放话,说是要在“国际地球物理年”(即1957年),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。两年后,美国人说了没有

做,而苏联人没有说,却实实在在地给了世界一个惊奇。1957年10月4日,全世界的广播电台都在转播着一个奇特的“滴滴——滴滴滴”的声音,那是苏联发射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遥测信号。赵九章听着这声音更是异常兴奋,身为地球物理所所长的他,深知人造卫星将给人类带来什么。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,积极倡议发展中国自己的卫星,并且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。1958年5月17日,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: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”。赵九章的心愿可以实现了,中国科学院把研制人造卫星定为“581”任务,意思是1958年的第一号任务,并调集了精兵强将,成立了

■ 山西教育出版社

23

边东子 著

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“581”任务小组。“581”小组由钱学森任组长,副组长是赵九章、卫一清。赵九章为常务副组长。“581”的三个领导者都住在“特楼”,卫一清当时担任地球物理所党委书记、副所长,住在13楼,钱学森住在14楼,赵九章住在15楼,好像天上的三星一般,排列得整齐均匀。

连载

■ 北岳文艺出版社

23

张卫平 著

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白宝明喊着:二位东家,你们看,船来了。刘象庚、李云和几个孩子都站在船头上。陈纪原和刘易成高兴地叫起来:到喽,到喽。他们两个都是小孩子,还不知道忧愁是什么滋味。刘象庚看到了岸上站着两个弟弟,举起手和两个弟弟打着招呼。

李云也和两个小叔叔招着手。

刘象庚的三女儿刘汝苏十一二岁了,她已经懂事不少,耳朵里也听闻了大人们说的话,小鬼子就要打过来了,她们必须离开太原的家,对于她而言,最直接的影响可能就是很长时间不能回学校上学去了。因此她的眼睛里除了新奇以外,还有一丝忧郁、惆怅。刘汝苏靠在母亲李云的大腿看着岸上陌生的几个人。刘象庚看见三弟就和李云说:三弟多病,你看他便是撑着身子来接咱们。

李云赞叹着:咱爹咱娘还不是你的两个弟弟照看着。

刘象庚叹口气:是啊,多亏了二弟三弟。

船到了,刘象庚走下船喊道:二弟,三弟。

刘易成招着手:二叔,三叔。

陈纪原也喊着:二姥爷,三姥爷。

刘汝苏和李云拉着手走下来。

刘象坤抱起了刘易成,刘象文想把陈纪原抱起来,但一阵咳嗽还是放弃了抱起来的努力。

刘象庚埋怨道:三弟,这里风大!你在家等着就行了。

刘象文摇着手:不碍事,不碍事。

白宝明机灵,趁他们说话的机会已经从船上把行李大包小包地背下来。

刘象庚看见了就夸奖说:小伙子有眼色。

小说